資治通鑑/卷0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

► 卷六十

起著雍執徐，盡上章敦牂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59卷

【漢紀五十一】 起著雍執徐，盡上章敦牂，凡三年。

孝靈皇帝下

中平五年（戊辰，公元188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酉，赦天下。二月，有星孛於紫宮，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，寇太原、河東。

三月，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。

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，建議以為：「四方兵寇，由刺史威輕，既不能禁，且用非其人，以致離叛。宜改置牧伯，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。」焉內欲求交趾牧。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：「京師將亂，益州分野有天子氣。」焉乃更求益州。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，謠言遠聞，而耿鄙、張懿皆為盜所殺，朝廷遂從焉議，選列卿、尚書為州牧，各以本秩居任。以焉為益州牧，太僕黃琬為豫州牧，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。州任之重，自

此而始。焉，魯恭王之後；虞，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。虞嘗為幽州刺史，民夷懷其恩信，故用之。董扶及太倉令趙韙皆棄官，隨焉入蜀。

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，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。國人恐發兵無已，於是右部□盆落反，與屠各胡合，凡十餘萬人，攻殺羌渠。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尼逐侯單于。

夏，四月，太尉曹嵩罷。

五月，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為太尉；六月，罷。

益州賊馬相、趙祗等起兵綿竹，自號黃巾，殺刺史郤儉，進擊巴郡、犍為，旬月之間，破壞三郡，有眾數萬，相自稱天子。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，數日破走，州界清靜。龍乃選吏卒迎劉焉。焉徙治綿竹，撫納離叛，務行寬惠，以收人心。

郡國七大水。

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，楷曰：「天文不利宦者，黃門、常侍真族滅矣。」逸喜。芬曰：「若然者，芬願驅除！」因與豪傑轉相招合，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，欲因以起兵。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，芬等謀以兵徼劫，誅諸常侍、黃門，因廢帝，立合肥侯，以其謀告議郎曹操。操曰：「夫廢立之事，天下之至不祥也。古人有權成敗、計輕重而行之者，伊、霍是也。伊、霍皆懷至忠之誠，據宰輔之勢，因秉政之重，同眾人之欲，故能計從事立。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，未睹當今之難，而造作非常，慾望必克，不亦危乎！」芬又呼平原華歆、陶丘洪共定計。洪欲行，歆止之曰：「夫廢立大事，伊、霍之所難。芬性疏而不武，此必無成。」洪乃止。會北方夜半有赤氣，東西竟天，太史上言：「北方有陰謀，不宜北行。」帝乃止。敕芬罷兵，俄而征之。芬懼，解印綬亡走，至平原，自殺。

秋，七月，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。日磾，融之族孫也。

八月，初置西園八校尉，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，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，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，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，趙融為助軍左校尉，馮芳為助軍右校尉，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，淳於瓊為右校尉；皆統於蹇碩。帝自黃巾之起，留心戎事；碩

壯健有武略，帝親任之，雖大將軍亦領屬焉。

九月，司徒許相罷；以司空丁宮為司徒，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空。

以衛尉絛侯董重為票騎將軍。重，永樂太后兄子也。

冬，十月，青、徐黃巾復起，寇郡縣。

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，兩宮流血。帝欲厭之，乃大發四方兵，講武於平樂觀下，起大壇，上建十二重華蓋，高十丈。壇東北為小壇，復建九重華蓋，高九丈。列步騎數萬人，結營為陳。甲子，帝親出臨軍，駐大華蓋下，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。帝躬擐甲、介馬，稱「無上將軍」，行陳三匝而還，以兵授進。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：「吾講武如是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聞先王□翟德不觀兵。今寇在遠而設近陳，不足以昭果毅，只黷武耳！」帝曰：「善！恨見君晚，群臣初無是言也。」勳謂袁紹曰：「上甚聰明，但蔽於左右耳。」與紹謀共誅嬖倖，蹇碩懼，出勳為京兆尹。

十一月，王國圍陳倉。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，督前將軍董卓，合兵四萬人以拒之。

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、徐、幽、冀四州；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。瓚與戰於屬國石門，純等大敗，棄妻子，逾塞走；悉得所略男女。瓚深入無繼，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，二百餘日，糧盡眾潰，士卒死者什五六。

董卓謂皇甫嵩曰：「陳倉危急，請速救之。」嵩曰：「不然。百戰百勝，不如不戰而屈人兵。陳倉雖小，城守固備，未易可拔。王國雖強，攻陳倉不下，其眾必疲，疲而擊之，全勝之道也，將何救焉！」國攻陳倉八十餘日，不拔。

中平六年（己巳，公元189年）

春，二月，國眾疲敝，解圍去，皇甫嵩進兵擊之。董卓曰：「不可。兵法，窮寇勿迫，歸眾勿追。」嵩曰：「不然。前吾不擊，避其銳也；今而擊之，待其衰也；所擊疲師，非歸眾也；國眾且走，莫有鬥志，以整擊亂，非窮寇也。」遂獨進擊之，使卓為後拒，連戰，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。卓大慚恨，由是與嵩有隙。韓遂等共廢王國，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。忠病死，遂等稍爭權利，更相殺害，由是寢衰。

幽州牧劉虞到部，遣使至鮮卑中，告以利害，責使送張舉、張純首，厚加購賞。丘力居等聞虞至，喜，各遣譯自歸。舉、純走出塞，餘皆降散。虞上罷諸屯兵，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，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。三月，張純客王政殺純，送首詣虞。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，而虞欲以恩信招降，由是與瓚有隙。

夏，四月，丙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太尉馬日磾免；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為太尉，封容丘侯。

蹇碩忌大將軍進，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；帝從之。進陰知其謀，奏遣袁紹收徐、兗二州兵，須紹還而西，以稽行期。

初，帝數失皇子，何皇后生子辯，養於道人史子眇家，號曰「史侯」。王美人生子協，董太后自養之，號曰「董侯」。群臣請立太子。帝以辯輕佻無威儀，欲立協，猶豫未決。會疾篤，屬協於蹇碩。丙辰，帝崩於嘉德殿。碩時在內，欲先誅何進而立協，使人迎進，欲與計事；進即駕往。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，迎而目之。進驚，馳從僬道歸營，引兵入屯百郡邸，因稱疾不入。戊午，皇子辯即皇帝位，年十四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太后臨朝。赦天下，改元為光熹。封皇弟協為渤海王。協年九歲。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，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。

進既秉朝政，忿蹇碩圖己，陰規誅之。袁紹因進親客張津，勸進悉誅諸宦官。進以袁氏累世貴寵，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桀所歸，信而用之。復博征智謀之士何顒、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，以顒為北軍中候，攸為黃門侍郎，泰為尚書，與同腹心。攸，爽之從孫也。蹇碩疑不自安，與中常侍趙忠、宋典等書曰：「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，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，掃滅我曹，但以碩典禁兵，故且沉吟。今宜共閉上閣，急捕誅之。」中常侍郭勝，進同郡人也，太后及進之貴幸，勝有力焉，故親信何氏；與趙忠等議，不從碩計，而以其書示進。庚午，進使黃門令收碩，誅之，因悉領其屯兵。

票騎將軍董重，與何進權勢相害，中官挾重以為黨助。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，何太后輒相禁塞，董後忿恚詈曰：「汝今□舟張，怙汝兄耶！吾敕票騎斷何進頭，如反手耳！」何太后聞之，以告進。五月，進與三公共奏：「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，辜較財利，悉入西省。故事，蕃後不得留京師；請遷宮本國。」奏可。辛巳，進舉兵圍

票騎府，收董重，免官，自殺。六月，辛亥，董後憂怖，暴崩。民間由是不附何氏。

辛酉，葬孝靈皇帝於文陵。何進懲蹇碩之謀，稱疾，不入陪喪，又不送山陵。

大水。

秋，七月，徙渤海王協為陳留王。

司徒丁宮罷。

袁紹復說何進曰：「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，但坐言語漏洩；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，而竇氏反用之，自取禍滅。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，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，樂盡力命，事在掌握，此天贊之時也。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，以垂名後世，不可失也！」進乃白太后，請盡罷中常侍以下，以三署郎補其處。太后不聽，曰：「中官統領禁省，自古及今，漢家故事，不可廢也。且先帝新棄天下，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！」進難違太后意，且欲誅其放縱者。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，出納號令，今不悉廢，後必為患。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遣，知進欲誅之。數白太后為其障蔽；又言：「大將軍專殺左右，擅權以弱社稷。」太后疑以為然。進新貴，素敬憚中官，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，故事久不決。

紹等又為畫策，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，使並引兵向京城，以脅太后；進然之；主簿廣陵陳琳諫曰：「諺稱『掩目捕雀』，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況國之大事，其要以詐立乎！今將軍總皇威，握兵要，龍驤虎步，高下在心，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。但當速發雷霆，行權立斷，則天人順之。而反委釋利器，更征外助，大兵聚會，強者為雄，所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，只為亂階耳！」進不聽。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：「宦者之官，古今宜有，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，使至於此。既治其罪，當誅元惡，一獄吏足矣，何至紛紛召外兵乎！欲盡誅之，事必宣露，吾見其敗也。」

初，靈帝征董卓為少府，卓上書言：「所將湟中義從及秦、胡兵皆詣臣言：『牢直不畢，稟賜斷絕，妻子饑凍。』率挽臣車，使不得行。羌、胡憋腸狗態，臣不能禁止，輒將順安慰。增異復上。」朝廷不能制。及帝寢疾，璽書拜卓并州牧，今以兵屬皇甫嵩。卓復上書言：「臣誤蒙天恩，掌戎十年，士卒大小，相狎彌久，戀臣畜養之恩，為臣奮一旦之命，乞將之北州，效力邊垂。」嵩從子酈說嵩曰：「天下兵柄，在大人與董卓耳。今

怨隙已結，勢不俱存，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，此逆命也。彼率京師政亂，故敢躊躇不進，此懷奸也。二者，刑所不赦。且其凶戾無親，將士不附。大人今為元帥，杖國威以討之，上顯忠義，下除凶害，無不濟也。」嵩曰：「違命雖罪，專誅亦有責也。不如顯奏其事，使朝廷裁之。」乃上書以聞。帝以讓卓。卓亦不奉詔，駐兵河東以觀時變。

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。侍御史鄭泰諫曰：「董卓強忍寡義，志欲無厭，若借之朝政，授以大事，將恣凶欲，必危朝廷。明公以親德之重，據阿衡之權，秉意獨斷，誅除有罪，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！且事留變生，殷鑒不遠，宜在速決。」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，進皆不從。泰乃棄官去，謂荀攸曰：「何公未易輔也。」進府掾王匡，騎都尉鮑信，皆泰山人，進使還鄉里募兵；並召工郡太守橋瑁屯成皋，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，燒孟津，火照城中，皆以誅宦官為言。董卓聞召，即時就道，並上書曰：「中常侍張讓等，竊幸承寵，濁亂海內。臣聞揚湯止沸，莫若去薪；潰癰雖痛，勝於內食。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，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，請收讓等以清奸穢！」太后猶不從。何苗謂進曰：「始共從南陽來，俱以貪賤依省內以致富貴，國家之事，亦何容易。覆水不收，宜深思之，且與省內和也。」卓至澠池，而進更狐疑，使諫議大夫種邵宣詔止之。卓不受詔，遂前至河南；邵迎勞之，因譬令還軍。卓疑有變，使其軍士以兵脅邵。邵怒，稱詔叱之，軍士皆披，遂前質責卓；卓辭屈，乃還軍夕陽亭。劭，暠之孫也。

袁紹懼進變計，因脅之曰：「交構已成，形勢已露，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？事久變生，復為竇氏矣！」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，假節，專命擊斷；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。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，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，欲進兵平樂觀。太后乃恐，悉罷中常侍、小黃門使還裡捨，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。諸常侍、小黃門皆詣進謝罪，唯所措置。進謂曰：「天下匈匈，正患諸君耳。今董卓垂至，諸君何不早各就國！」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，至於再三；進不許。紹又為書告諸州郡，詐宣進意，使捕案中官親屬。進謀積日，頗洩，中官懼而思變。張讓子婦，太后之妹也，讓向子婦叩頭曰：「老臣得罪，當與新婦俱歸私門。唯受恩累世，今當遠離宮殿，情懷戀戀，願復一入直，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，然後退就溝壑，死不恨矣！」子婦言於舞陽君，入白太后，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。

八月，戊辰，進入長樂宮，白太后，請盡誅諸常侍。中常侍張讓、段珪相謂曰：「大將軍稱疾，不臨喪，不送葬，今欻入省，此意何為？竇氏事竟復起邪？」使潛聽，具聞其語。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，伏省戶下，進出，因詐以太后詔召進，入坐省閣。讓等詰進曰：「天下憒憒，亦非獨我曹罪也。先帝嘗與太后不快，幾至成敗，我曹涕泣

救解，各出家財千萬為禮，和悅上意，但欲托卿門戶耳。今乃欲滅我曹種族，不亦太甚乎！」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。讓、珪等為詔，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，少府許相為河南尹。尚書得詔板，疑之，曰：「請大將軍出共議。」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：「何進謀反，已伏誅矣！」

進部曲將吳匡、張璋在外，聞進被害，欲引兵入宮，宮門閉。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，中黃門持兵守閣。會日暮，術因燒南宮青瑣門，欲以脅出讓等。讓等入白太后，言大將軍兵反，燒宮，攻尚書闥，因將太后、少帝及陳留王，劫省內官屬，從復道走北宮。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，仰數段珪；珪懼，乃釋太后，太后投閣，得免。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、許相，斬之。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，捕得趙忠等，斬之。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，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，乃令軍中曰：「殺大將軍者，即車騎也，吏士能為報仇乎？」皆流涕曰：「願致死！」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，棄其屍於苑中。紹遂閉北宮門，勒兵捕諸宦者，無少長皆殺之，凡二千餘人，或有無須而誤死者。紹因進兵排宮，或上端門屋，以攻省內。

庚午，張讓、段珪等困迫，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谷門，夜，至小平津，六璽不自隨，公卿無得從者，唯尚書盧植、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。貢厲聲質責讓等，且曰：「今不速死，吾將殺汝！」因手劍斬數人。讓等惶怖，叉手再拜，叩頭向帝辭曰：「臣等死，陛下自愛！」遂投河而死。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，欲還宮，行數里，得民家露車，共乘之，至雒捨止，辛未，帝獨乘一馬，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，從雒捨南行，公卿稍有至者。董卓至顯陽苑，遠見火起，知有變，引兵急進；未明，到城西，聞帝在北，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。帝見卓將兵卒至，恐怖涕泣。群公謂卓曰：「有詔卻兵。」卓曰：「公諸人為國大臣，不能匡正王室，至使國家播蕩，何卻兵之有！」卓與帝語，語不可了；乃更與陳留王語，問禍亂由起，王答，自初至終，無所遺失。卓大喜，以王為賢，且為董太后所養，卓自以與太后同族，遂有廢立之意。是日，帝還宮，赦天下，改光熹為昭寧。失傳國璽，餘璽皆得之。以丁原為執金吾。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，說袁紹曰：「董卓擁強兵，將有異志，今不早圖，必為所制；乃其新至疲勞，襲之，可禽也！」紹畏卓，不敢發。信乃引兵還泰山。

董卓之入也，步騎不過三千，自嫌兵少，恐不為遠近所服，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，明旦，乃大陳旌鼓而還，以為西兵復至，雒中無知者。俄而進及遞苗部曲皆歸於卓，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並其眾，卓兵於是大盛。乃諷朝廷，以久雨，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。

初，蔡邕徙朔方，會赦得還。五原太守王智，甫之弟也，奏蔡邕謗訕朝廷；邕遂亡命江海，積十二年，董卓聞其名而辟之，稱疾不就。卓怒，詈曰：「我能族人！」邕懼而應命，到，署祭酒，甚見敬重，舉高第，三日之間，周歷三台，遷為侍中。

董卓謂袁紹曰：「天下之主，宜得賢明，每念靈帝，令人憤毒！董侯似可，今欲立之，為能勝史侯否？人有小智大癡，亦知復何如？為當且爾。劉氏種不足復遺！」紹曰：「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，恩澤深渥，兆民戴之。今上富於春秋，未有不善宣於天下。公欲廢嫡立庶，恐眾不從公議也。」卓按劍叱紹曰：「豎子敢然！天下之事，豈不在我！我欲為之，誰敢不從！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！」紹勃然曰：「天下健者，豈惟董公！」引佩刀，橫揖，逕出。卓以新至，見紹大家，故不敢害。紹縣節於上東門，逃奔冀州。

九月，癸酉，卓大會百寮，奮首而言曰：「皇帝闇弱，不可以奉宗廟，為天下主。今欲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更立陳留王，何如？」公卿以下皆惶恐，莫敢對。卓又抗言曰：「昔霍光定策，延年按劍。有敢沮大議，皆以軍法從事！」坐者震動，尚書盧植獨曰：「昔太甲既立不明，昌邑罪過千餘，故有廢立之事。今上富於春秋，行無失德，非前事之比也。」卓大怒，罷坐。將殺植，蔡邕為之請，議郎彭伯亦諫卓曰：「盧尚書海內大儒，人之望也。今先害之，天下震怖。」卓乃止，但免植官，植遂逃隱於上谷。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，隗報如議。

甲戌，卓復會群僚於崇德前殿，遂脅太后策廢少帝，曰：「皇帝在喪，無人子之心，威儀不類人君，今廢為弘農王，立陳留王協為帝。」袁隗解帝璽綬，以奉陳留王，扶弘農王下殿，北面稱臣。太后鴟涕，群臣含悲，莫敢言者。卓又議：「太后踧迫永樂宮，至令憂死，逆婦姑之禮。」乃遷太后於永安宮。赦天下，改昭寧為永漢。丙子，卓鴆殺何太后，公卿以下不布服，會葬，素衣而已。卓又發何苗棺，出其屍，支解節斷，棄於道邊，殺苗母舞陽君，棄屍於苑枳落中。

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，以補宦官之職，侍於殿上。

乙酉，以太尉劉虞為大司馬，封襄賁侯。董卓自為太尉，領前將軍事，加節傳、斧鉞、虎賁，更封郿侯。

丙戌，以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。

甲午，以豫州牧黃琬為司徒。

董卓率諸公上書，追理陳蕃、竇武及諸黨人，悉復其爵位，遣使吊祠，擢用其子孫。

自六月雨至於是月。

冬，十月，乙巳，葬靈思皇后。

白波賊寇河東，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。

初，南單于於扶羅既立，國人殺其父者遂叛，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。於扶羅指闕自訟。會靈帝崩，天下大亂，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。時民皆保聚，鈔掠無利，而兵遂挫傷。復欲歸國，國人不受，乃止河東平陽。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，南庭遂虛其位，以老王行國事。

十一月，以董卓為相國，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。

十二月，戊戌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，司空楊彪為司徒，光祿勳荀爽為司空。

初，尚書武威周毖、城門校尉汝南伍瓊，說董卓矯桓、靈之政，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，卓從之，命毖、瓊與尚書鄭泰、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，顯拔幽滯。於是征處士荀爽、陳紀、韓融、申屠蟠。復就拜爽平原相，行至宛陵，遷光祿勳，視事三日，進拜司空。自被征命及登台司，凡九十三日。又以紀為五官中郎將，融為大鴻臚。紀，寔之子；融，韶之子也。爽等皆畏卓之暴，無敢不至。獨申屠蟠得征書，人勸之行，蟠笑而不答，卓終不能屈，年七十餘，以壽終。卓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，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，陳留孔胄為豫州刺史，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，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。卓所親愛，並不處顯職，但將校而已。

詔除光熹、昭寧、永漢三號。

董卓性殘忍，一旦專政，據有國家甲兵、珍寶，威震天下，所願無極，語賓客曰：「我相，貴無上也！」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，不解劍，立撾殺之。是時，洛中貴戚，室第

相望，金帛財產，家家充積，卓縱放兵士，突其廬舍，剽虜資物，妻略婦女，不避貴賤。人情崩恐，不保朝夕。卓購求袁紹急，周毖、伍瓊說卓曰：「夫廢立大事，非常人所及。袁紹不達大體，恐懼出奔，非有它志。今急購之，勢必為變。袁氏樹恩四世，門生故吏遍於天下，若收豪傑以聚徒眾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則山東非公之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一郡守，紹喜於免罪，必無患矣。」卓以為然，乃即拜紹勃海太守，封邟鄉侯。又以袁術為後將軍，曹操為驍騎校尉。術畏卓，出奔南陽。操變易姓名，間行東歸，過中牟，為亭長所疑，執詣縣。時縣已被卓書，唯功曹心知是操，以世方亂，不宜拘天下雄俊，因白令釋之。操至陳留，散家財，合兵得五千人。

是時，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，袁紹在勃海，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，不得動搖。東郡太守橋瑁，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，陳卓罪惡，云：「見逼迫，無以自救，企望義兵，解國患難。」馥得移，請諸從事問曰：「今當助袁氏邪，助董氏邪？」治中從事劉子惠曰：「今興兵為國，何謂袁、董！」馥有慚色。子惠復言：「兵者凶事，不可為首。今宜往視他州，有發動者，然後和之。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，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。」馥然之。馥乃作書與紹，道卓之惡，聽其舉兵。

孝獻皇帝甲

初平元年（庚午，公元190年）

春，正月，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，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。紹自號車騎將軍，諸將皆板授官號。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，冀州牧韓馥留鄴，給其軍糧，豫州刺史孔胄屯潁川，兗州刺史劉岱、陳留太守張邈、邈弟廣陵太守超、東郡太守橋瑁、山陽太守袁遺、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，後將軍袁術屯魯陽，眾名數萬。豪傑多歸心袁紹者，鮑信獨謂曹操曰：「夫略不世出，能撥亂反正者，君也。苟非其人，雖強必斃。君殆天之所啟乎！」

辛亥，赦天下。

癸酉，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鴆殺弘農王辯。

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。尚書鄭泰曰：「夫政在德，不在眾也。」卓不悅曰：「如卿此言，兵為無用邪！」泰曰：「非謂其然也，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。明公出自西州，少為將

帥，閑習軍事。袁本初公卿子弟，生處京師，張孟卓東平長者，坐不窺堂，孔公緒清談高論，噓枯吹生。並無軍旅之才，臨鋒決敵，非公之儔也。況王爵不加，尊卑無序，若恃眾怙力，將各棋峙以觀成敗，不肯同心共膽，與齊進退也。且山東承平日久，民不習戰；關西頃遭羌寇，婦女皆能挾弓而鬥，天下所畏者，無若並、涼之人與羌、胡義從；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，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，鼓烈風以掃枯葉，誰敢御之！無事徵兵以驚天下，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，棄德恃眾，自虧威重也。」卓乃悅。

董卓以山東兵盛，欲遷都以避之，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。卓表河南尹朱俊為太僕以為己副，使者召拜，俊辭，不肯受，因曰：「國家西遷，必孤天下之望，以成山東之釁，臣不知其可也。」使者曰：「召君受拜而君拒之，不問徙事而君陳之，何也？」俊曰：「副相國，非臣所堪也；遷都非計，事所急也。辭所不堪，言其所急，臣之宜也。」由是止不為副。

卓大會公卿議，曰：「高祖都關中，十有一世，光武宮雒陽，於今亦十一世矣。案《石包讖》，宜徙都長安，以應天人之意。」百官皆默然。司徒楊彪曰：「移都改制，天下大事，故盤庚遷亳，殷民胥怨。昔關中遭王莽殘破，故光武更都雒邑，歷年已久，百姓安樂。今無故捐宗廟，棄園陵，恐百姓驚動，必有糜沸之亂。《石包讖》，妖邪之書，豈可信用！」卓曰：「關中肥饒，故秦得併吞六國。且隴石材木自出，杜陵有武帝陶灶，並功營之，可使一朝而辦。百姓何足與議！若有前卻，我以大兵驅之，可令詣滄海。」彪曰：「天下動之至易，安之甚難，惟明公慮焉！」卓作色曰：「公欲沮國計邪！」太尉黃琬曰：「此國之大事，楊公之言得無可思？」卓不答。司空荀爽見卓意壯，恐害彪等，因從容言曰：「相國豈樂此邪！山東兵起，非一日可禁，故當遷以圖之，此秦、漢之勢也。」卓意小解。琬退，又為駁議。二月，乙亥，卓以災異奏免琬、彪等，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，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、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都，卓大怒曰：「卓初入朝，二君勸用善士，故卓相從。而諸君到官，舉兵相圖，此二君賣卓，卓何用相負！」庚辰，收瓊、毖，斬之。楊彪、黃琬恐懼，詣卓謝，卓亦悔殺瓊、毖，乃復表彪、琬為光祿大夫。

卓征京兆尹蓋勳為議郎，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。勳密與嵩謀討卓。會卓亦征嵩為城門校尉，嵩長史梁衍說嵩曰：「董卓寇掠京邑，廢立從意，今征將軍，大則危禍，小則困辱。今及卓在雒陽，天子來西，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，奉令討逆，徵兵群帥，袁氏逼其東，將軍迫其西，此成禽也！」嵩不從，遂就征。勳以眾弱不能獨立，亦還京師。卓以勳為直騎校尉。河南尹朱俊為卓陳軍事，卓折俊曰：「我百戰百勝，決之於心，卿

勿妄說，且污我刀！」蓋勳曰：「昔武丁之明，猶求箴諫，況如卿者，而欲杜人之口乎！」卓乃謝之。

卓遣軍至陽城，值民會於社下，悉就斬之，駕其車重，載其婦女，以頭系車轅，歌呼還雒，雲攻賊大獲。卓焚燒其頭，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。

丁亥，車駕西遷。董卓收諸富室，以罪惡誅之，沒入其財物，死者不可勝計。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。步騎驅蹙，更相蹈藉，飢餓寇掠，積屍盈路。卓自留屯畢圭苑中，悉燒宮廟，官府、居家，二百里內，室屋蕩盡，無復雞犬。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塚墓，收其珍寶。卓獲山東兵，以豬膏塗布十餘匹，用纏其身，然後燒之，先從足起。

三月，乙巳，車駕入長安，居京兆府捨，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。時董卓未至，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。允外相彌縫，內謀王室，甚有大臣之度，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。允屈意承卓，卓亦雅信焉。

董卓以袁紹之故，戊午，殺太傅袁隗、太僕袁基，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。

初，荊州刺史王睿，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、桂賊，以堅武官，言頗輕之。及州郡舉兵討董卓，睿與堅亦皆起兵。睿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，揚言當先殺寅。寅懼，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，說睿罪過，令收，行刑訖，以狀上。堅承檄，即勒兵襲睿。睿聞兵至，登樓望之，遣問：「欲何為？」堅前部答曰：「兵久戰勞苦，欲詣使君求資直耳。」睿見堅驚曰：「兵自求賞，孫府君何以在其中？」堅曰：「被使者檄誅君！」睿曰：「我何罪？」堅曰：「坐無所知！」睿窮迫，刮金飲之而死。堅前至南陽，眾已數萬人。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，堅誘而斬之；郡中震慄，無求不獲。前到魯陽，與袁術合兵。術由是得據南陽。表堅行破虜將軍，領預州刺史。

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為荊州刺史。時寇賊縱橫，道路梗塞，表單馬入宜城，請南郡名士蒯良、蒯越與之謀曰：「今江南宗賊甚盛，各擁眾不附，若袁術因之，禍必至矣。吾欲徵兵，恐不能集，其策焉出？」蒯良曰：「眾不附者，仁不足也；附而不治者，義不足也。苟仁義之道行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，何患徵兵之不集乎？」蒯越曰：「袁術驕而無謀，宗賊帥多貪暴，為下所患，若使人示之以利，必以眾來。使君誅其無道，撫而用之，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，聞君威德，必襁負而至矣。兵集眾附，南據江陵，北守襄陽，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。公路雖至，無能為也。」表曰：「善！」乃使越誘宗賊帥，至者五十

五人，皆斬之而取其眾。遂徙治襄陽，鎮撫郡縣，江南悉平。

董卓在雒陽，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，莫敢先進。曹操曰：「舉義兵以誅暴亂，大眾已合，諸君何疑！向使董卓倚王室，據舊京，東向以臨天下，雖以無道行之，猶足為患。今焚燒宮室，劫遷天子，海內震動，不知所歸，此天亡之時也，一戰而天下定矣。」遂引兵西，將據成皋，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。進至滎陽汴水，遇卓將玄菟徐榮，與戰，操兵敗，為流矢所中，所乘馬被創。從弟洪以馬與操，操不受。洪曰：「天下可無洪，不可無君！」遂步從操，夜遁去。榮見操所將兵少，力戰盡日，謂酸棗未易攻也，亦引兵還。

操到酸棗，諸軍十餘萬，日置酒高會，不圖進取，操責讓之，因為謀曰：「諸君□能聽吾計，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，酸棗諸將守成皋，據敖倉，塞轘轅、太谷，全制其險，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、析，入武關，以震三輔，皆高壘深壁，勿與戰，益為疑兵，示天下形勢，以順誅逆，可立定也。今兵以義動，持疑不進，失天下望，竊為諸君恥之！」邈等不能用。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，得千餘人，還屯河內。頃之，酸棗諸軍食盡，眾散。

劉岱與橋瑁相惡，岱殺瑁，以王肱領東郡太守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，務及諸將西行，不為民人保障，兵始濟河，黃巾已入其境。青州素殷實，甲兵甚盛，和每望寇奔北，未嘗接風塵、交旗鼓也。性好卜筮，信鬼神。入見其人，清談干雲，出觀其政，賞罰淆亂，州遂蕭條，悉為丘墟。頃之，和病卒，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。

夏，四月，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，道路壅塞，信命竟不得通。先是，幽部應接荒外，資費甚廣，歲常割青、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。時處處斷絕，委輸不至，而虞敝衣繩屨，食無兼肉，務存寬政，勸督農桑，開上谷胡市之利，通漁陽鹽鐵之饒，民悅年登，谷石三十，青、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，虞皆收視溫恤，為安立生業，流民皆忘其遷徙焉。

五月，司空荀爽薨。六月，辛丑，以光祿大夫種拂為司空。拂，邵之父也。

董卓遣大鴻臚韓融、少府陰修、執金吾胡毋班、將作大匠吳修、越騎校尉王瑰安集關東，解譬袁紹等。胡毋班、吳修、王瑰至河內，袁紹使王匡悉收系殺之。袁術亦殺陰修，惟韓融以名德免。

董卓壞五銖錢，更鑄小錢，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、鐘虡、飛廉、銅馬之屬以鑄之，由是貨賤物貴，谷石至數萬錢。

冬，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，董卓步騎數萬猝至，堅方行酒談笑，整頓部曲，無得妄動。後騎漸益，堅徐罷坐，導引入城，乃曰：「向堅所以不即起走，恐兵相蹈藉，諸君不得入耳。」卓兵見其整，不敢攻而還。

王匡屯河陽津，董卓襲擊，大破之。

左中郎將蔡邕議：「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，皆宜省去，以遵先典。」從之。

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，卓以為遼東太守。度到官，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，郡中震慄，乃東伐高句驪，西擊烏桓，語所親吏柳毅、陽儀等曰：「漢祚將絕，當與諸卿圖王耳。」於是分遼東為遼西、中遼郡，各置太守，越海收東萊諸縣，置營州刺史。自立為遼東侯、平州牧，立漢二祖廟，承製，郊祀天地，藉田，乘鸞路，設旄頭、羽騎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